

生活的水流

馬亞



生活出版社印行

洪天賜教授捐贈

生活文藝叢書

生活的水流

馬 亞 著

生活出版社印行

1955

序

楊 木

替朋友寫序，在我來說還是生平第一次。

馬亞君是一個熱情的年青的寫作者，他有着一股青年人的上進心和求知的慾望。由於家庭經濟拮据，使他被迫半途輟學。意外的打擊沒有使他沮喪，他脫下學生裝，走進工廠、深入農村、這樣就打破了他原來的生活小圈子而進入一個更寬廣的世界。他熱愛生活，生活本身也教育了他。生活的道路並不是平坦，而是曲折崎嶇的，比起他所想像的要艱難得多。摔跤、拌倒的次數是算不完的；每次，他總是拍去身上的灰塵，揩乾淨腿上的血痕，敷上藥，又繼續奮勇前進了。

好人是不會寂寞的，在人生的旅程上，他也有志趣相投的伙伴。這些伙伴給過他安慰和鼓勵，使他生氣勃勃；而他也以他特有的爽朗的笑聲來感染大家，使生活緊張而且愉快。他也曾經被批評得哭泣起來，但很快地他就能夠想透，並且以感激的心情來接受朋友對他的勸告，這時候大家又可以聽到他的嘹亮的歌聲了。

年青的馬亞君是有寫作的才華的，但是只有當他深入生活之後，這種才華才會洋溢出來。生活就是他寫作的取之不盡的源泉。在他的創作和速寫中，有小人物的血淚和辛酸，也有下層勞苦羣衆的憤怒和不滿。在他的散文和隨筆中，有熱愛工作者的勤快的寫照，也有對美好將來的嚮往。

這裏收集的十四篇創作、速寫、散文和隨筆，都是以不同的筆名在報刊上發表過的。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他早期的文章是多少含有自然主義的色彩，隨後就逐漸走上新現實主義的道路。

馬亞君早期寫作的態度比較不够嚴肅，他很少作認真的修改和推敲，有時主題反映得不够明確，甚至多少走了樣。但是，自從經過朋友的批評之後，他便採取對讀者比較負責的態度；有時一篇創作改了又改，甚至重新寫過；有時他把寫好的初稿給朋友看，聽取別人的意見，只要正確可取的，他總是不厭煩地加以補充或刪改。他心裏經常記住「精製品是精製出來的」——這一句朋友的勸告。他毫不掩飾地說：「想到『精製品是精製出來的』，寫作就變成一件難事了，改來改去，自己還是不滿意，到底拿出去的還不是精製品！」

由於這本文集大都是馬亞君的習作，所以它們不免是粗糙和不够精鍊的：有些作品，主題的掌握還不够確切；有些作品，人物的刻劃也不够深刻和形象化。所有這些都有待於馬亞君在各方面去多下苦功，特別是在文字技巧、藝術修養和科學理論上去進一步提高和努力。

但是，也必須承認，年紀輕輕的馬亞君就能寫出這樣的作品確實是難得的。我們可以不容氣地說：馬亞君是當前馬華文藝園地上的一位不可多得的後起之秀。

學習必須從不自滿開始，寫作也是一樣。輕便就能够成功的道路是沒有的。馬亞君覺得自己還不夠，還需要努力，這就意味着在他的面前正展開着一片美麗寬廣的遠景和光明燦爛的前途。

馬亞君，努力吧！

一九五五年四月

目次

第一輯

創作・速寫

出院前後	(一)
職業	(六)
巴士車上	(九)
一個母親的日記	(一五)
試工	(二二)
雞	(三〇)
小倫	(三六)
領稿費記	(四〇)
亞答屋簷下	(四六)
美妮	(五〇)

第二輯

散文・隨筆

從咖啡想起

(六二)

燭火隨筆

(六四)

生活的水流

(六六)

談童年

(六八)

(封面設計：曾勉之先生)

第

一

輯

創作・速寫

出院前後

孩子好容易才睡去了，今天整整哭了一個上午，哭到臉都變成紫色；抱她，搖她，喂她吃奶，替她搽藥油，一切都失去效用。她總不肯停止那淒涼的「唔啞，唔啞」的哭聲。束手無策的時候，無名火起了，真想狠狠地打她幾下，但手才舉起來，又很自然的放下去了。

現在，哭到聲音都沙啞了，她才總算沈沈的睡去。我自己也弄得精疲力盡了。亟望睡它一覺；但看着孩子瘦削的面龐，急促起伏的小胸脯，許多回憶就湧現出來，心裏感到了一陣一陣劇烈的刺痛，無論如何再也闔不上眼睛了。

x

x

x

算起來這小生命已經有廿天了。

誕生時一切經過都良好，孩子重六磅多；紅潤的小圓臉孔，看了叫人歡喜得心都跳出來，我有一種無上的、難以形容的喜悅——沒有當過母親的人是無法想像到這份心情的。

直到早上，我才看清楚了這間房間的情形。這裏是免費的，一間大房間躺着廿來個產婦，孩子就在床尾的小搖籃裏——我老是忍不住要去看看孩子甜睡的美麗的小臉孔；明說她很像我，我真高興，

但又不大看得出來，所以就更要多看幾眼了。一個多麼有趣的、可愛的小生命！

兩天就這樣很快地過去了。「咪西」（看護）告訴我，明早我要出院了。

第二天早上五點多，我就被「咪西」推醒了，她不讓我再睡，要我換好衣服，到廳上坐着等候辦理出院手續。

跑到廳上，看見那邊已經坐着幾個產婦，後來又來了幾個，已有十個左右了。

大概是體力還未完全恢復吧！坐在那邊我感到了疲倦和渴睡，但另一方面「要回家了」這念頭又激動着我。

外面下着濛濛細雨，又是大清早，等着，等着，大家都感到了寒冷。約莫過了兩個鐘頭，「咪西」才慢條斯理的來了。

首先是磅孩子，她們把孩子們的衣服一件件解開，脫得精光的放在磅秤上面一塊彎彎的金屬板上。孩子立刻大聲地哭起來了，我心裏感到一陣寒冷，似乎金屬板上的冰冷透過孩子赤裸的身體傳到我的心上。

旁邊一個年青的產婦用福建話咕噥道：「安呢（這樣）寒，本無愛剛（跟）人初（鋪）一張布落去……………」一個「咪西」似乎聽到了，圓睜的「杏眼」立刻掃過來，大家都沈默了。

磅過了孩子，「咪西」宣佈不准跟孩子穿衣服，要大家在這裏等醫生來看肚臍。

一等，再等，不知是因為下雨還是禮拜，醫生老是不來，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了，冷風一陣一陣的刮進來；我抱着只用一塊薄棉布圍着、露出未脫的臍帶的孩子，心裏真感到焦急。

早餐分過了，並沒有我們的份。

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都過去了，外面還是下着雨，孩子還是赤着身體，醫生還是不來，我們肚子裏還是空空，大家都開始坐立不安了。

中午，「咪西」推了放着一碟一碟飯的飯車經過，一個卅四歲的廣東產婦跑過去向那「咪西」說：「咪西，我好肚餓，唔該（麻煩）你俾一碟我……。」「咪西」轉過頭來輕蔑地哼了一聲：「食，食，食，臨且（回去）重掛住食，冇，行開！」她碰了一鼻子灰，更快地跑回來，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投過去同情的眼光，她旁邊一個同籍的產婦說：「鬼呀，佢地（他們）食飽唔知人地（別人）肚餓，今朝到而家（現在）無一粒飯一啖水落肚……。」

外面的雨小了，又停了，孩子們也此起彼落的哭過好多次了；醫生老是不來。

等，等，等，足足等了八個多鐘頭，現在是下午兩點。醫生終於來了，他迅速地「檢閱」過一遍，就匆匆地走了，一共還不到廿分鐘。

出到外面，看見了明，他用滲雜着憤怒、同情和憐惜的眼光迎接我們；我把孩子交給他，立刻感到一陣頭暈，一把抓住他的肩膀；他猶豫一下，似乎想帶我進去找醫生，但馬上又挾着我堅決地向外面走了。

回到家裏，已是下午三點。我立刻倒在床上，感到很衰弱，很頭暈，完全沒有肚餓的感覺了。事後，明告訴我，當時我的臉色蒼白得怕人。

當天晚上，孩子開始腹瀉、傷風。一天瀉了十多次，都是稀稀的黃色的尿水；小鼻子濕漉漉的，呼吸時發出鼻塞的「vv」的聲音。

過了幾天，我帶孩子去給醫生看；我向那胖胖的女醫生述說病況，她好像很不耐煩，很快地看看孩子，就開了藥給我，是一瓶有白色沉澱的藥水，和八包白藥粉。

藥吃完了，孩子並無起色，而且還多了一樣——呼吸急促，肛門四周幼嫩的皮膚也因為便溺太多而呈紅色——損傷了。

我再帶孩子去那邊診治，這次「咪西」說「不必」給醫生看。她看了看上次的診病紀錄，也不聽我敘述孩子的情形，就開了藥給我，藥拿到手來，一看，原來跟上次的一模一樣！

我是相信醫生的，「大概上次的藥還吃得不够吧？」我想，我又按時給孩子喂藥了。

藥又吃完了，孩子的病不但沒有好轉，而且變得很愛哭，常常一哭就幾個鐘頭。小圓臉變失了，奶也不愛吃了。

昨晚和明商量了一下。他說：「小孩子不同大人，還是帶她去給私人醫生看看吧！」我說：「好的。但我這裏的錢已用完了，你的呢？」他把錢包掏出來，算了半天，不夠五塊錢。

有什麼辦法呢？這個月的開支已完全超過預算了。

我只得安慰他：「算了，今天已經是廿五號，再過幾天就發薪了，還是到那時才看怎樣吧！隔壁大爺說孩子是受涼了，我想不大要緊的。」他帶着感激和抱歉的神情默默地看着我。

孩子！苦命的孩子啊！

一九五三年四月四日

職業

下午，雨停止了，我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來。

一進門，看見爸爸坐在桌旁，模樣也像是剛剛回來，彼此對望了一眼，大家心裏都明白了。有時人與人之間是用不着言語來表達意思的。我習慣地動了一下嘴唇，却沒有發出聲音。爸爸大概從我的動作看出我在叫他，微微地點了點頭。

家，到底是溫暖和舒適的。我坐下來，脫下潮濕泥濘的鞋子。鞋子才買了不到一個月，是爸爸失業前不久，由很便宜的價錢向黃太太轉讓過來的。那時鞋子還是全新的，黃太太嫌它式樣古老，才便宜地轉讓給我的。現在鞋底的皮已被我磨去一半了，這是我這二十天來四處奔走的成績。

x

x

x

晚上，跑了一天已經是够疲倦了，可是，躺在床上却翻來覆去的睡不着。腦子裏老是翻騰着那個問題。還有誰呢？還有誰我沒有去找過呢？還有誰會有辦法呢？算來算去，我再也找不出來了。失望之餘，前幾天的事情又湧現了；那天我去找華，華現在是小學教員，過去在校裏她比我高一班，去年她高中畢業時，我剛好停學。當談到找職業時，她說：「你差一年不讀完實在可惜，雖然你功課好，

課外書也看得多，實際上也有高中畢業的程度，而且在學校多讀一年，也……但……總之，沒有那張畢業證書你是萬難找到小學教師的位置的。教育局嚴格規定……。」我惆悵地離開了她，這樣的話我也聽過不止一次了。「多讀一年」，不錯，單單爲了文憑，爲了出路、飯碗，也該多讀一年的。可是，是否有辦法多讀一年呢？樹膠跌價，經濟恐慌，市面不景氣，老板够精明；去年年底，膠廠老板就狠狠地減了爸爸——一個乖乖地讓他剝削了好多年的小職員的薪水。在裁員的威脅下，爸爸自然只好沉默。一百多塊錢的薪水，要維持一個七口之家，還要供給我讀高中，簡直夢想……吓！不讀算了，又想這些幹嗎？我煩燥地翻了一個身。

最現實的還是職業問題。現在爸爸畢竟被裁出來，而且失業快廿天了。家庭經濟馬上發生恐慌，我似乎看到媽媽緊皺的眉尖了。怎樣才可以找到職業呢？……那天去找一個在銀行工作的朋友，他已經是上卅歲的人了。「難，很難，現在膠錫市况慘敗，百業蕭條，都怕要裁員了。」他搖了搖頭：「沒有辦法，唉……」攤着兩手，他把身體靠到椅背上，注視了我一回，他大概不忍看我一臉失望的神色吧？「不過，你姑且寫幾封求職信去試試看吧！每處要中英文各一封……。」這給了我一線希望，一回到家我立刻動筆，仔細地起草，又端端正正地抄了三封，分寄三間銀行，滿懷希望地等着好消息。可是，到今天已足足十天了，還是石沉大海，毫無反應；大概都給人家丟到字紙簍裏去了吧？由於煩

燥，似乎滿身都熱起來了，我又下意識地翻了一個身。

老問題又纏來了，要找誰呢？要怎樣去找職業呢？想來想去，還是沒有答案。

一個個面孔却又出現了，跟着他（她）們講過的話又在我的耳邊響起來。「現在很難，別說剛出校門的你，多少人都失業……」「好，我且跟你留意留意吧！但……！很難」「我自己也在失業，沒有辦法……」「膠廠倒閉，失業人數激增，不容易，不容易……」許多聲音一齊響着，但歸根結底，他們都在講着同樣的話：「膠錫跌價，失業……難，難，難……」

我簡直煩燥極了，迅速地翻了一個身，帆布床跟着吱吱地響。媽的！我一骨碌地坐起來，帆布床也跟着重重地呻吟了一聲。

弟妹們橫七豎八地甜蜜地睡着。微弱的煤油燈下發覺賦閒的爸爸和憂鬱的媽媽都瘦了，忽然，在朦朧的黑暗中，我發現爸媽他們還睜開眼睛，而且正向我投過來詢問的眼光！

我嚇了一跳，趕快再躺下去。

鐘，時鐘敲了一下。

我意識到：我失眠了。

這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失眠。

巴士車上

今天早上，我照例搭了彰宜的私人巴士，下坡去工作。

選了一個旁邊的座位，我望着車外向後奔的房屋、馬路，完全沒有注意到在我四周圍的搭客們。忽然，我被一種抑制住的抽泣聲所驚醒了。我這才發覺離我不遠的一個抱着孩子的婦女正在低低抽泣。這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在巴士車上哭泣？一個抱着孩子的中年婦女！她仍舊低低哭着、扁着嘴、肩頭一下一下的抽動，同時還在低聲地嘮叨。好奇心驅使我要知道個究竟，於是，我跑過去坐在她的旁邊。

「伯母，你有什麼事情？」

她抬起濕潤的眼睛望望我，輕輕地搖了搖頭。

我知道我這樣問她是使她太突然了。我看了看在她懷中的重重包裹的瘦小的孩子，然後撫着他稍微露在外面的，生着一些小粒膿包的手，想了一下，轉了一個話題。

「這是你的孩子嗎？」

「是的。」她低聲回答。

「他大概……」我遲疑了一下，對嬰孩我是知道得很少的，「滿月了吧？」

「不，已經對歲了。」低着頭。

「呵！」我大吃一驚，這孩子竟有一歲了？

再跟她談些什麼好呢？我記得剛才她獨自嘮叨的話，就開門見山的問：

「你這孩子要給人是嗎？」

她靈地抬起頭來，這問題顯然引起了她很大的注意。

「你要是嗎？我給你。」她敏感地問，同時睜大眼睛汪汪的眼睛殷切地望着我。

天曉得，我要！一個人應付一個人的生活，已經疲於奔命了。

但看見她那熱切的、期望的眼睛，又不忍立刻正面拒絕她。

「唔，我是問問吧了，一歲大的孩子為什麼這樣小呢？」

她遲疑了一下，大概又覺得還有一線希望吧。抹了抹眼淚，接着就講話了。

「因為家里窮，大人沒有好的吃，所以這孩子一出世，身體就很壞，」她抽咽了一下，「醫生說，他心沒有力，身體衰弱要吃補……」

她低下頭看着孩子：「我不是不給你吃！孩子，你不要怪我，只怪你自己命苦，怪你父母沒有

錢……」眼淚又順着她的雙頰流下來。

「一年來，他一直都是這樣瘦小，長年都帶着病，最近手脚更生了這些小膿泡，常常整夜哭泣，只要吃牛乳，粥也不要吃，娘那裏來這許多錢買牛奶給你吃呢？……」她用手帕遮着了臉孔，劇烈地抽咽着，我感到自己的喉嚨硬了。

「呵，孩子，不是娘狠心，我知道我沒有本領養大你，孩子，在娘的家只不過害了你，誤了你……」

她看着孩子，眼淚一滴滴的就滴在孩子瘦削、蒼白、熟睡的小臉上；孩子醒了，下意識地舉起樹枝般的小手胡亂地擦着臉。

「大伯公保庇，碰到好心的人把你收養成人。孩子，從今天起你就沒有娘了。你不要怪娘狠心啊！孩子。」她淒涼地哭着，哭着，孩子大概感到不舒服，也跟着哭起來了。在大小孩混合的哭聲中，我發覺自己的眼淚也流到唇邊了。

她似乎已經忘記了我的存在。從腳旁的一個小籃子裏，幾件破舊的小衣服底下，拿出一個用破布重重包裹着的奶瓶來，把橡皮奶頭塞到孩子的嘴裏。「娘最後一次給你吃奶了，孩子，以後你要乖乖聽話，快高長大，一晚睡到大天亮，不要整夜哭鬧；在家娘疼你，不要緊，以後沒有人疼你了……」

「……孩子，你忘記了你這個狠心的娘吧！……但你不要恨娘……」

「啼歇，啼歇……哦……啼歇……」淒涼的哭聲像一把鈍鋸，一下一下的鋸着我的心。

「只要娘有一點辦法，娘也要養大你的，你一歲大了，那一頓不是娘少吃了省給你的？孩子，只怪娘窮，只怪娘沒有用，娘養不活你，孩子，只怪……」

她已經泣不成聲了。

我搖着她的手臂，嗚咽着說：

「伯母，伯母，不要這樣……」

她抬起眼睛望着我，似乎這才重新記起了我的存在。

「你抱回去養吧，你，你做做好事，多隆……」

我，我怎能够接受她這個唯一的、初次的、也是最後的要求呢？

我含着淚，搖了搖頭，想着：我能給她什麼幫忙呢？

錢包裏有十多塊錢，這是我這半個月來的車費，午餐和零用費。我遲疑了一下，爲什麼我不能少吃一點省給她們呢？我打開錢包拿出那張紅色的鈔票來。

「伯母，抱他回去吧。」我把鈔票塞在她的手裏。

「不，我感謝你，你真好心，你就救救這孩子吧！」她把錢還給我，然後以充滿眼淚的通紅的眼睛緊緊地注視着我。

我看了看孩子，孩子一下一下的在吮吸着奶汁，閉起眼睛似乎在細細體味着牛奶的香甜和母親懷裏的溫暖。

「你做好心吧……」我又感覺到了在我前面的閃爍着希望和淚光的眼睛。

我真爲難，但那一筆保姆費，醫藥費……絕對不是我所能負擔的，我再肯定地搖了搖頭。

「伯母，我的情形也比你好不了多少，真對不起。」她的眼睛裏的希望的光芒暗淡下去了，接着又絕望地、淒楚地哭了，低低的哭聲像一把利劍一下一下的刺着我的心。

我完全忘記了周圍的乘客，忘記了在飛奔中的巴士，也忘記了自己和這兩母子的存在，我只看到千萬無助的人羣，聽到一片震天的哭聲……

x

x

x

今天我遲到了，同事們都投過來詢問、驚奇的眼光。

坐下我的位子，我看了一眼桌上的日曆。呵，今天是五月五日。

一向過着中等生活的脆弱和幼稚的我，今天才算親眼看到了一幕真正的悲劇，看到了慘酷的生活

和我週遭的人們的災難。

我要用刀在我心上刻下這個可紀念的日子——五月五日。

受苦受難的親愛的人們啊！什麼時候你們才不再被迫串演這演不完的悲劇呢？

（一九五三年六月）

一個母親的日記

姐姐進醫院了，消息傳來，大家都吃了一驚。我匆忙地趕到姐姐家，只看到蒼白、憂愁、痛苦的姐夫在困難地哄着哭得聲嘶力竭的兩個小外甥。

我想問他關於姐姐的事情。但看到他噙着兩包眼淚的失神的眼睛，和一下一下地抽搐的嘴角，我的喉嚨也哽住了。

我替姐姐檢了幾件日常衣服，好讓姐夫帶給她。在衣服的下面，我發現了一本姐姐的日記。

日記的前半部是好久以前寫的。後半部寫得很潦草凌亂，包括好幾頁最近的日記。當我一口氣把它看完後，我的眼淚已流到了唇邊。現在我決定把它公開，讓姐姐能透過它代表千千萬萬同命運的人們向這個社會提出控訴！

七月二十日

又是好久沒有寫日記了！天天忙着孩子，家務；在這呆板的吃飯睡覺當中，似乎已喪失了「我」的存在；我只變成了一架機器，變成這個家庭的附屬品吧了。一個沒有自己獨立的思想、精神領域的

人，當然是說不上寫什麼日記的；這一個多月，就是這樣的過去。

我感到無限的焦灼、憂慮，甚至感到了恐懼。我希望，我祈禱，我天天算着日子的消逝，但，現在事實已經很明顯，孩子，又是一個孩子的訊號。

我不敢告訴明，爲什麼我還要加重他的精神負擔呢？我獨自感到了精神上沉重的壓力，感到一種無言的悲哀。於是我又想起了我這個「靈魂的密友」，我又寫起日記來了。

七月廿二日

昨晚睡到半夜，亞弟哭了，我睜開渴睡的雙眼，正想起來抱他；明拉住了我，說：「別理他！別理他！」我又躺下去了。明跟我同樣討厭着亞弟——這個才幾個月大的孩子。

有時看着他那青黃的瘦小臉孔，我做母親的心也會痛一下，我感到爲人父母的我們也實在對不起他。

亞弟僅僅比小浪小一週歲。小浪的誕生曾給我們帶來了歡欣和興奮。可是亞弟却是我們所沒有準備和歡迎的不速之客，我們完全不打算這麼快就有第二個孩子的，而且家庭經濟情形也不允許我們。因爲這樣而討厭一個無知的孩子，實在是野蠻和無辜的。有一天當他長大起來，翻見媽媽的日記時，

會不會原諒他的媽媽呢？

我們並不是沒有想過辦法避免，但現在畢竟第三個孩子的訊號又來了，它喚起了我對亞弟深深的內疚，這種內疚更增加我近日來的痛苦和不安。

七月廿六日

想不到昨夜竟與明吵了一頓，現在想起來心還在發痛。

明的脾氣本來是很好的，但最近却慢慢變得暴躁、橫蠻了。

昨天黃昏他挾着一大堆賬簿回來；晚飯後他就忙着。突然，亞弟哭了，我正在廚房洗碗，還來不及抱他，就聽到明打他的聲音。我無法控制自己，從廚房直衝到他的面前。

「憑甚麼打他？」

「……………」

「……………」

後來，他生氣了。

「都是你們累死了我！」

「甚麼？我們累死你？」

「……………」

我氣瘋了。我哭了，過去的事情一一湧現，我哭我自己，哭明，也哭兩個孩子……………」

是明累了，還是我累了？是孩子累了我們，還是我們累了孩子？

不錯，自他們兩個先後誕生，我們就一天天地陷在生活的泥沼當中，而且越陷越深了。我跟明就天天在泥沼中掙扎，掙扎的結果就是我們都一天天地變得衰老和蒼白了。孩子們簡直瘦得像一對小猴子，患着嚴重的營養不足的病。這樣下去會有怎樣的結局呢？我想有一天我們會一齊在這黑暗、腐臭，無底的泥沼中，慘遭滅頂的……………」

想起來真有點不甘，是誰跟我們安排了這個泥沼，是誰把我們推到泥沼當中？

八月一日

今天明拿回來上個月的薪水——一百四十塊。這是他一個月來日夜伏案抄賬的成績。一百四十塊買去了他全部時間、精力甚至健康和青春。難道他的這一切就真的只值這麼一點點麼？

我記得我們會開過這樣一個苦味的玩笑。（現在連開玩笑的心情也沒有了！）大概在一年前，他

也是剛好拿薪水回來——那時是一百六十塊。我萬分感慨地對他說：「你在校裏數學是頂呱呱的。你還記得你『數學天才』的稱譽嗎？現在這一百多塊就是你對數學的『天才貢獻』底代價了。」他說：「不錯，我正在進行一項高深的數學研究，它的奧妙處就在：方法只用加減，目的只求生活！」我們相對苦笑。

現在，他這種「研究」已繼續一年多！藉口不景氣，「代價」更被無理剋減了。

一百四十塊！讓我再來作一次那使人厭煩的永遠不敷的一月預算吧！

明上工的車費、午餐、零用 卅元

房租 廿元

孩子們的牛乳 廿元

高利貸的利息 廿元

這樣就九十元了，最後的一項開支是在上次明病後，和亞弟出世後才加上去的，剩下的五十元就包括了一家四口的衣着、鞋襪、柴米油鹽醬醋茶，小菜，和其他各種各樣無窮無盡的難以預算的開支，叫我怎樣應付？每月不敷的結果就是債台高築，重重疊疊，貴重的東西早已典當殆盡了，連我們說過要留作永遠紀念的婚戒也賣掉了。

這樣的生活怎樣過下去？

生活的繩子套在我們頸上，並且慢慢勒緊了。

在這種情形下，第三個孩子還響起了他生命的訊號！

叫我怎麼辦？怎麼辦呵？

八月十八日

經過兩星期來冷靜的考慮，一個可怕的思想慢慢在我的腦子里成熟了。

最近來朝夕苦惱着我的問題是必須正視和解決的。家裏的經濟情形已絕對不允許我們再有一個孩子了，這樣的結果只有更快地把我們拖死而已。那麼，既然我們沒有能力養活他，我又爲什麼要孕育他，要等他誕生到這世界來了後再扼殺他呢？要採取那種斷然的手段，現在還來得及。……

八月廿一日

這兩天來心緒非常凌亂，激動，我常常感到無法控制自己，簡直要病了。

針對着我這兩天來的決定，我常常聽到一個悲慘的聲音在我的耳旁响着：「你，一個心狠的媽，你謀殺，你犯罪……」天！我謀殺？我犯罪？我真無法控制我的憤怒。我要狂呼，對海，對天！

對仇恨地瞪着這大地的太陽。我要問：是我謀殺，犯罪，還是別人？要殺死這孩子的劊子手是他們還是我——孩子的媽媽？哼！豈止是未出世的孩子！還有我，明，兩個孩子！我看到我們的血透過那條我們無法抗拒的長長的吸管，被吸到別人身上！

說我是這個社會的祭品，說我是被人宰割蹂躪的羔羊，我只有俯首承認；說我存心殺害這個未出世的孩子，我却死也不瞑目。但我知道他們會把這個罪名加諸我的身上，他們會說我的雙手沾滿了鮮血……

但是，你看到另一隻更大更兇的血手嗎？它正催我殺人，和推着我和我的丈夫孩子跌向死亡的深淵，這血手呀！——

x

x

x

日記就到此為止。姐姐的情形與及被送進醫院的原因，已透過它敘述清楚了，究竟這一切該誰來負責呢？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心里也一定會有一個公正的評判吧！

一九五三年九月廿日

試工

巴士車停住了，乘華從車上下來，立刻浴在早晨溫暖、明亮的陽光當中，他深深地吸着清新而略帶潮濕的空氣，多好的一個早晨啊！

一路上，他的心情是興奮的、快樂的；穿過兩條橫街，目的地到了。是一家小規模的工廠，一個司關正在院子裏掃地。他在辦公室的門前停了一下，然後推開了門。門在他後面又輕輕地、自動地關上了。

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他慶幸自己；失業生涯總算告一段落了。

辦公室裏還沒有人，他坐在桌前默默地觀察這小小的辦公室；除了前兩天他來求職時已看到的三張桌子和牆上的鏡櫃、題詞外，他並沒有什麼新的發現。

同事都來了，一共是兩個：一個是有着一幅棺材臉的老頭子，一個是瘦削的年青人。

老頭子坐定以後向他打量了一番，然後說：

「你就是新來的？……現在我先告訴你一些規矩。我們這裏每逢一號、十五號發『估俚工』……你若是『歇工』，要先給兩個禮拜『羅知』，不然，頭家就要扣你兩個星期的『估俚工』，……不過

頭兩個星期算是『試工』，你覺得不合適可以隨時『歇』，不用給『羅知』，估俚工照算……明白嗎？」

「梁，你教他怎樣做！」接着，他朝那青年人發了一道命令。

梁拿了一大疊賬簿過來，逐本告訴他怎樣抄，怎樣結；最後他說：

「就是這樣，每天的賬就都清楚啦！你知道怎樣做了吧？」

老頭子立刻接下去：

「工作怎樣做你要聽清楚，抄賬結賬一分一厘也不能有差錯，要是算錯了，你自己負責。就是你開通宵夜工來核查，頭家也沒有『估俚工』給你的……」

頭幾天他簡直頭昏腦脹，但慢慢的總算給他搞清楚了。

他的工作時間從每天早上七點半到下午六點，除了半小時午餐外，有兩小時是在門市部幫忙，還有八小時是在辦公室裏辦公。

他的工作範圍包括：每天登記工友出席人數，每月兩次結算工友薪水，管理貨倉中東西的出進，接電話，記賬……

至於他的薪水呢？經理的話還在耳邊：

「現在就暫定九十元……你是新來的，做事要勤勤懇懇，早到遲退，工作才會進步。我要預先聲明：假如訂單多，要開夜工的話，你還要到工場去幫忙；若開夜工，工錢每點鐘照算，開禮拜就津貼你兩塊錢……」。

最後經理還順手拿起桌上的一疊信件：

「哈，他們消息也真靈通，這裏剛空了一個位置，每天就接到這麼一大疊的求職信……」。他知道話裏暗示的是什麼：把剛到啓邊的話——「讓我回去考慮考慮吧。」也嚥回去了。厲害得很，這裏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現在沉重的工作担子壓到他的肩上來。每天早上從門市部過來立刻就鑽到數字堆中：手寫的是數字，眼看的是數字，心想的還是數字。這還不打緊，最要命的是：當他全神貫注於賬目的時候，往往電話鈴就鬼嚷似的响了。回頭座位還沒有坐熱，工友又要他開貨倉拿東西了。出出進進，一天得跑那麼十多趟。記賬算賬都需要耐心、專注；這樣一來，他就老是戰戰兢兢，只得用足精神來應付。但儘管他怎樣賣力，到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他往往會發覺自己演算同一題目會有三個以上不同的答案，他對着那些答案苦笑了。頭不但像鉛樣沉重，似乎也着實變成鉛塊了。

他記得自己是三號來上工的，一眨眼就過了十二天，今天是發薪的前夕了，儘管他着急也還是抽

不出時間來算那疊薪水單，到了往日放工的時候，他告訴經理今晚他要開夜工。胖豬般的經理看了看桌上的薪水單，硬綑綑地說：

「你做事要快點，不能常常這樣開夜工的，這是對公司的損失……」

算完了最後一張薪水單，望壁上的掛鐘已十點十分。他告訴司閤鎖上門，就跑到冷清清的街上來。他獨自緩慢地跑着，頭很昏，路燈顫動着幻變成兩盞三盞，他極力打起精神想加快腳步。雙腳是多麼沉重啊！

他覺得很燥熱，解開胸前的紐扣，晚風迎面吹來，他吸着夜晚寒冷的空氣，朝天上一看，閃閃爍爍的星星好像一大羣螞蟻在爬動……

今天工作了幾個鐘頭；十、十一、十二……一共是十四個……

想呀想呀，他錯過了巴士車站。寒冷的夜晚能够鎮靜他的因過度疲勞而變得興奮的神經。這很使他感到快意。他索性慢慢步行回家了。回到家，他感到很冷。鑽到被窩裏，他還在迷迷糊糊地想：明天發薪，我大概可以領到……

早晨，他醒轉時發現自己在發熱，兩邊太陽穴像有兩把小鑽子在狠命地向裏鑽……他迷迷糊糊的熱了好幾天。

在病中他也算過好幾遍：每月收入九十元。車費午餐每天最少一元，每月就三十元，還得衣著鞋襪呢！這樣一來，每個月只剩下五十多元，一個人的生活也不够維持呵，但每天還要拚命的幹他媽的十個鐘頭！

可是，這樣一個位置也還不容易找到呢！，現在那邊不知怎樣了？不過反正人是不會餓死的，不幹也就算了。

他自己算了一下：前後幹了十二天，每天三元，三一三，三二六就卅六元。還加上最後一晚四個鐘頭的夜工，一共是卅七元二角。

病後，當他勉強能出門時，第一件事就是回去拿薪水。

辦公室裏有了一個小變化；他以前的座位上已換了一個陌生的女職員，棺材臉見了他，臉變得更像棺材了。梁微笑着向他打了個招呼。

知道經理沒有出去，他走進經理室。裏面的經理正蹣着腿在抽煙，倒比他先開口了。

「啊！你來了，我正要找你呢！怎麼你不幹也不通知一聲？你難道連這點規矩也不懂？」

「對不起，當時我是病了。」他對經理不客氣的責問並不予以計較。

「笑話！這樣巧？就是病了也得當天請假啊……你是存心要跟我搗蛋嗎？」

他開始冒火了。

「現在也不必多講了。反正我已不打算幹下去，我只是拿我的薪水吧了。」

「哈，薪水！我正要找你賠償公司的損失呢……」

「怎麼？」

「你擅自離職，公司要扣你兩星期的薪水，現在你只有十二天的薪水在這裏，還欠公司六塊。」

「哼！你不必用擅自離職來恐嚇我，我幹了不到兩個星期，還在『試工』期內，我可以隨時離職不幹……你叫林先生來問吧，這是他親口說的『規矩』……」

面對着蠻橫無理的經理，他想到了告訴他這些『規矩』的林先生，爲了抓住最後的希望，他打出了這唯一的『王牌』。

「不用叫了，你別誣賴他，我問你，你現在究竟打算怎樣？……這裏我是經理，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他一定要找林先生來，他想林先生大概會支援他的，可是，他發覺林先生已不在他的位置上：回頭來看見經理還是安閒地蹣着腿抽煙。

他霍的想起了好些事情：林先生一向對經理的奴顏婢膝和對職員、工友的無理欺凌。

喉嚨：

不消說，林先生是他的爪牙，找來又有什麼用？他開始明白了胖豬的無耻企圖，憤怒梗住了他的

「欠薪你究竟給不給？哼！你要吃我們的血汗錢嗎？」

「什麼？你敢！」經理拍着桌子站了起來：「你，豬獠滾出去！」

「你才是豬獠！你卑鄙、無耻、下流的騙子……」他咬牙切齒，瘦削的手顫抖着。

「滾，滾，滾出去，我要叫警察來，你搗蛋份子，混帳……」經理磨拳擦掌從座位走出來。

棺材臉條的出現了。狗吠似的：

「滾，滾出去。」

對着棺材臉，他已說不出話來，只從緊咬的牙關中迸出：

「你，狗種！」

他一陣風似的衝了出來，似乎感到梁的同情和憐憫的眼光，但他已無心細看了。

辦公室的門在他後面砰的一聲迅速地自動地關上了。

他似乎聽到經理室裏的勝利的得意的笑聲。

他被欺騙了、被損害了。他感到極度的憤恨！這些用欺騙、用武力來剝削、來壓榨別人以滿足自

已無鑒的貪婪的傢伙，是人類當中最卑鄙、無耻、骯髒、醜惡的敗類！

炎熱的、刺眼的陽光焙着他蒼白的瘦臉，他的胸口急促地起伏着，雙手冰冷而座擊，蹣跚在狹窄的街道上。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雞

喊：

「亞順，回來飼雞。」

福嬌啞啞的、粗糙的嗓音毫無反應的散失在遠處的膠林、椰叢當中。

「亞順……」她再度拉長了聲音。

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從斜坡跑上來，喘着氣。

「天壽仔，汝死去那裏，快點去飼雞！」

亞順艱難地提起兩吊桶雞飯，蹣跚着向雞寮走去，口裏一面大聲地叫：

「朱……朱……」

因為害怕中午炎熱的陽光而躲到小樹、茅草、膠林中的雞羣，此刻都跑出來了，爭先恐後的向雞寮的方向奔來；還有幾隻停在樹樞上的，現在也用力拍打着翅膀飛過來了。

亞順把混合着椰粕、米糠、魚腥、蝦糠、黍粒的雞飯放在長長的、木做的雞槽裏。雞羣就互相啄

打，排擠着搶吃槽裏的雞飯。

福叔停住了鋤頭，用手背遮住陽光向雞寮的方向望去。大大粒的汗珠從他的臉上身上冒出來又在裸着的上身匯成小河直流下去；深藍色的短褲也給汗濕透了。

吐了一口唾液在起着厚繭的雙手上，互相搓了幾下，他又揮動了鋤頭。

剛才一片空白的腦袋，現在開始思索了。

——這寮雞是六月初十進的，多幾天「雞頭」就可以捉了。唉，風色不好，五百雞才養了六成！——年關快到了，今年前前後後欠了外面「吉挨」好幾百塊的糠米債，就都指望這寮雞了。

真的，就都指望這寮雞了。這是此地大大小小幾十戶人家的共同的指望；男人家希望它能清償一年的債務，好安安樂樂的過一個年，女人家呢？除了分担男人的心事外，還有自己的一番打算。像亞福嬌就老是這樣想：年關近了，孩子們的衣服早就打遍了補釘，總不能讓他們這樣破破爛爛的過年呀！問「亞順爸」要錢添衣服是「免想」的，就只望「雞糯」下蛋了。這幾年雖然行情淡，一年比一年難過日子，但她還是不願破例。新年嘛！總要取個好「意頭」，明年才會大吉利，六畜興旺！到「雞糯」生蛋的時候，覷着婆婆不留意，每天另外藏起那麼三兩粒，賣了就可以替孩子們張羅一半件新的衣服了。

現在「雞頭」已差不多「够水」了。多幾天捉了「雞頭」，「雞糞」肥得快，也就是生蛋的時候了，福嬌一心一意的盼望着。

一眨眼過了兩天。這天中午，福嬌正在門前破柴，鄰芭的錦嫂過來了。

喝過咖啡後，她在福嬌耳旁報告了一項異常重要的消息：

「這裏前後幾家的雞，這兩天都一直在『殺』呢！你知道嗎？」

「真的？」福嬌睜大了眼睛；這幾天亞順爸忙着開芭，她自己又趕着破樹屍柴，少到鄰芭去走動，消息竟然隔閡了。

「當然啦！今早起我去担水還看到亞德兄拿了幾隻『殺』了的雞往河裏丟呢！」

「噯！」福嬌的心猛跳了一下，多糟！亞德的家是她這裏最鄰近的一家呢！

事實告訴人們：雞瘟開始了。大家像懼怕魔鬼似的懼怕這個消息；發生這種徵象的人家爲了避忌，更不敢去張揚。但這個消息就像深夜刺骨的寒風，輕輕的，冷冷的鑽進了每家的板縫。

當天晚上，福嬌把這消息告訴了福叔，最後她還怯怯地說出一項可怕的事實：

「今天下午，我們的雞也不大吃呢！」

一個不祥的徵兆！福嬌的恐懼也傳染了福叔；他感到了一陣寒冷，但他極力撇開那些可怕的回

憶，而且安慰他的妻子：

「天時氣，雞就不大吃了，有要緊的。」

「明天就得買一斤蔥頭一斤蒜頭回來。」福嬌臨睡時還一再叮嚀。

第二天福嬌把切碎了的蔥蒜頭混在雞飯飼雞以後，像病時吞下一道神符似的，比較安心了。

但她的「安心」並不能持久。當她下午到雞寮外察看時，「安心」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雞飯比昨天剩得更多，連那些雞羣很愛吃的，作為藥用的蔥蒜頭也剩下不少。這時婆婆正在外面回來，福嬌就把這情形告訴了她。婆婆呆鈍地，茫然若失地不知如何是好。飽經憂患的婆婆心裏明白，雞瘟正在附近流行，而且在叩她家的門了。

第三天，福叔再到菜市一趟，借錢買了五斤肥肉回來，回家途中經過一小河，河面上浮滿了死雞的屍體，成羣的蒼蠅停在上面，臭氣冲天。

福嬌用肥肉粒混合了雞飯，口裏叫：

「朱……朱……」

只有三三兩兩的雞走來，多半都無精打彩地慢慢踱着，早上的飯原封不動的留在那邊，剛添的雞水却喝乾了，還有幾隻在乾涸了的水盆邊徘徊。她發現許多雞肛門下的絨毛都粘滿了屎漿，還有幾隻

冠都變了紫色，蹲在地上一下一下地抽氣，她的心像被誰狠狠地揪了一下。

不但她，其實這一帶農戶的心都先後被一隻無形的大手揪緊了。破產的威脅使終年辛勤勞作的人們感到戰慄。每間簡陋的亞答屋裏關着多少焚心的恐懼和擔憂！

晚上，女人家點了香燭，跪在大伯公的畫像前虔誠地禱告：

「大伯公多隆，保庇啊……」

雞寮門前，福嬌也插上了香燭，她向着黝黑的天空喃喃地祈禱，然後在滿佈雞糞的泥地上重重叩了幾個響頭。

福叔剛從椰伯處出來。椰伯的家聚集了許多同命運的人；人們默默地對坐，沒有人願意講話，只是偶而交換了幾聲嘆息。他們一同馴服地接受那悲慘的命運，他們彼此憐憫、同情，但又無法救人和自救！

福叔一脚高一脚低的走在崎嶇的小道上，心裏一邊想：「唉！雞車又不肯來呢！怎麼辦？」其實這正是雞商大頭家賺錢的好機會。這時大家的雞都急着脫手，遲來一天，價錢就可以壓得更低，有時整寮雞只消幾十元就可以買得到呢！

福叔心裏惦念着雞，一到家就走進雞寮去，發現好幾隻雞已在地上僵了，另外還有不少蹲着抽氣！

「完了，完了！」福叔雙手冰冷，頭倒在破舊的板床上。

福嬌也輾轉不能成眠，兩個人默默地想着同樣的心思：雞、負債、破產、怎麼辦？怎麼辦啊？在這個恐怖的、驚懼的、失眠的夜晚，多少人抽咽在破爛的、污舊的被窩當中！

三天過去了，像被颶風刮過的村莊，像被戰火燒過的大地，這裏沒有了聲息，多少人嚥着淚往那埋葬雞屍的大坑添上最後一鏟泥土。

大伯公遺棄了他底善良，虔誠的子民！人們停止了哀求、禱告；是誰觸怒了大伯公？這難道又是天災和報應？

沒有雞羣的追逐、啼叫，沒有了飼雞時「朱……朱……」的叫聲，也沒有了大人們農餘的高聲談笑和孩子們快樂的嘻戲！在可怕的靜寂中，人們又一次在苦難前垂下了頭。

黑夜裏，亞福嬌走到空寂的雞寮外，多少個晚上來，她已習慣於摸黑到這裏「挪」雞仔，點雞燈，每隻都是她起早摸黑，辛勤勞作的結果，都是她美好的希望底一部份；現在希望的碎片已埋葬在那新填的土坑中了。

被艱苦、貧困的生活磨折得蒼老、憔悴的她扶着雞寮門，撲籊籊地滴下了整串難得流出來的眼淚！

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五日

小 偷

「那條半新舊的西裝褲也俾佢『作』去了，不過佢還算好心，褲袋裏的居民証，佢却放回在桌上……」。

近來，附近常常被小偷光顧；超叔一面剝瓜子，一面告訴耀伯他隔隣失竊的經過。

在只有新年喜慶才點起來的明亮的「大光燈」下，耀伯臉上的縐紋，看得清清楚楚，這是他幾十年來辛勤勞作的痕跡，真是「工字不出頭」勞碌了大半生，還是家徒四壁，兩袖清風；總算孩子都挨大了，但，行情淡，三個倒有兩個失業……

「丟那星，這些契弟，如果有日落到我手裏，我定要泡製佢地一番。」

耀伯爲人勤懇率直，向來都討厭他認爲是好吃懶做的雞鳴狗盜之徒。

超叔搖搖頭：「真係越來越猖狂……夜晚最緊要警醒些是真的……」

今晚雖然不過是大年初三，但却顯得很寂靜；因爲隔隣的蘇伯和旺伯都下坡去了，所以湊不起一桌「天九」來。超叔聊了一陣天也就走了。耀姆爲了節省火水，十點左右就熄了燈，一家人都先後睡下了。

耀姆比她丈夫小八歲，但也是五十多歲的人了。身體還好，就是晚上常常得起來疴夜尿。今晚半夜時分，她又照例尿急醒了，剛走出房門，眼睛朝廳裏的窗子望出去，赫！她倏的看見了一條黑影閃進斜對面的廚房裏去。小偷！她立刻緊張起來，趕忙回身喚醒了耀伯。

耀伯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以後，立即把三個兒子都叫過來。

「要捉住佢」！他低低地吩咐：「給些厲害佢睇。」

他們各自拿了一根木棍，再披上件暗黑的衣服，耀姆從板縫裏緊張地瞪着廚房，廚房裏「鐺」的一聲。「係鍋也要『作』」？她想起廚房裏的那個只有新年時節係燙才拿出來用的企身堡。是雙料的呢！現在買起來總得一二十塊吧？還有那套平日捨不得用的半新的碗碟，唉！還有……」她轉過頭來，看到他們爺兒四個「全副武裝」的，正要打從後門出去了。

「要，要仔細……大概有利器的。」

她低聲叮嚀，儘管她也算是歷過風險的人了，但還抑制不住聲音的顫抖。

他們從後門溜了出來，輕輕地踏在濕冷的泥地上，沿着屋旁，繞道向廚房走去，天上沒有月亮，只有繁密的星星，午夜的風吹在身上，冷颼颼的。

耀伯心裏迷迷糊糊地想：「一定要泡製他，太猖狂，太猖狂……」年青的又緊張又興奮，「明

天……明天在咖啡店裏，哈，捉到賊呢，多光彩……」

黑夜的朦朧、寂靜包住了恐怖和驚懼，欺騙了沒有經驗的小偷；像貓，像獵人，他們彎着腰，小心翼翼地，慢慢地到了廚房門口。

夜還是那樣溫柔，平和，沒有人會想到下一分鐘這裏將要展開一場生死的搏鬥，將要响起勝利者的歡笑和不幸者的哀鳴！

廚房裏又發出輕微的手觸金屬的聲音。四個人萬分緊張地守在門口，耀伯輕輕推了大兒子一下，大家全都會意，打起精神，握緊木棍，準備好了。

「達」，耀伯刺眼的手電筒亮了，隨着亮光是「砰」的一聲。有傢伙？大家嚇了一跳。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站在廚房中央，雙手，腮旁都黏着飯粒，嘴裏還含着滿口的飯，飯保已因為這意外的驚嚇失手落在地上了。他的一雙大眼睛呆呆地注視着他們，裏面沒有驚懼，沒有恐慌，也沒有哀求，好像瘋人注視着另一個虛無的世界，又好像瞎子對一切漠然地張着眼睛。

「你！」小兒子首先驚奇地喊出來。

他們全見過這孩子，他是外面巴士車站附近的咖啡攤的小助手，不久以前，因為生意清淡，被辭退了。

意識回復了，恐懼爬上了他的全身，他簌簌地發着抖。

「我……我只是……飯，我餓……多隆……」他以顫抖的手指著飯鍋，斷斷續續地說。

現在小偷就在他們面前了，他是這樣的羸弱、消瘦，也沒有帶什麼利器；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都可以獨自把他制服。然後，他們可以隨心所欲的「泡製」他，也可以在朋輩前誇耀捉賊的本領了……但現在沒有一個人動手，他們拿木棍的手都垂下來了。

沉默繼續了好一會，最後，一個低沉的聲音响了：「你走吧。」把住門口的耀伯讓出一條路來。小偷偷動嘴唇模糊地說着感激的話，他從他們身旁擦過，他們都清楚地看到他眼中盈眶的淚水。

耀姆感到莫名其妙，她走進廚房，撿起飯鍋，發現晚餐剩下的小半鍋冷飯，只剩下鍋底的一層飯皮了。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

領稿費記

那是一個多月前的事。有一天，我接到了一張由某家大報寄來的稿費單，心里非常興奮和愉快。——我想：廿二塊！够配一副眼鏡了。我之所以立刻想到眼鏡，並不是偶然的。三年前配的一副近視眼鏡，現在已經不合度數，瞧得模糊不清，好久以前就打算換掉它，但總騰不出這項「意外開支」來。這次，總算可以一了宿願了。

我像祖母看着孫兒似的，細細地端詳了這張稿費單，看到了內中一行「凡例」：本票效用期間，以票面書明之月日計算，以一月爲限，過期作廢。我心裏一怔。那時已經過了月中的十七八日了，我算了一下：只有一個多禮拜就屆期，總得趕時間去領吧。

我住在離市區幾英里的郊外，沒事是難得下坡一趟，一來因爲工作很忙，二來也因爲車費太貴。一來一往就是搭巴士也得成塊錢，而且根據我的經驗是：「無事下坡少破財」，多下兩趟坡，就破壞了我的每月「經濟計劃」，造成「財政赤字」。所以我是輕易不敢多作嘗試。這次因爲收到了一張稿費單，心裏就總像有一件未了的大事似的，老是懷記着下坡一趟。

大概是三四天以後吧！學校適逢校慶，放假一天，上午十一點開會慶祝。我就趁這一個早上的空

閒，下坡領稿費去了。

我生平就是怕（或者是討厭）去大報館、大銀行之類的地方。這次還未上樓，滿身就感到怪不舒服，好容易上到二樓，看見有許多人在排字。「這是排字部呢！不對，不對。」我對自己說。然後一口氣跑上三樓。

三樓的佈置，我也無心細看，只記得好像放了許多辦公桌，好幾位坐在辦公桌前的先生都抬起頭來緊緊地瞪着我。我硬着頭皮走上前，向最靠近的一位點了點頭：

「先生，請問稿費要在那兒拿？」

「二樓。」

「謝謝」，我回身就走，似乎感覺到他們的眼睛還緊瞪住我的背影。

從二樓的梯口望進去，我看到一個由排字部通到鄰室去的門，「大概就是那邊了。」我心裏想，於是我三步兩步的穿過了排字部，直跑到它的鄰室，看到一個女的坐在門旁的一張桌子前，桌上有一副電話機，旁邊還有一個搭線到其他部門去的總電話機。我微笑着向她點了點頭：

「請問，稿費要在那兒拿？」

「那邊，」她往她後面指了指。

我按照她的指示走去，看到一間小房間，還看到好像戲院賣票處那樣的一個小窗。小窗是關住還是怎樣的，我可忘了，我只記得當時裏面並沒有人。

「怎麼沒有人呢？」我只得再跑去麻煩她了。

「出去了。」

「大概什麼時候才會回來？」

「十一點。」

我連忙看了看錶：才九點十分？——「怎麼辦呢？」我心裏想。斜着眼偷偷望了望那位小姐；她閉着嘴，正襟危坐，臉上冷冰冰的，我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謝謝你。」我悵悵地跑到梯口。「就這樣回去嗎？」心裏委實不甘。「等嗎？不成，要等兩個鐘頭呢！而且，十一點校裏還要開會。」我頗躊躇了一會，回頭看見另一間門上有個牌子，寫着「經理部」幾個字，我想，財政是經理部的一部門，也許找上經理先生商量商量，說不定有辦法的，於是，我硬着頭皮找上經理室，揀着那坐在正中的一個神氣儼然的先生走去。

「先生」我陪笑地「攆下那位財政先生出去了，要十一點才回來。我的稿費要找誰領？」

「你改天來好了。」他仰靠安樂椅，眼睛瞧着天花板，好像在研究那天花板的某一部份。

我爲難地沉默了一會。「我家住得很遠，再來一次很麻煩。」

「有錢拿也會嫌麻煩！」

「怎麼？」我幾乎脫口而出，「我是來白拿的麼？這難道不是我應得的工作代價？」不過，我記起老一輩人說的：「做人總該忍耐忍耐」，總算及時控制了自己。

「這張稿費單只有廿二塊錢，」我感到一陣像開口向人借錢時的感覺，「不知道能不能」，我頓了一頓，「請先生們先墊一墊，回頭財政先生回來……」我沒說下去。

「這個，」他蔑然瞟我一眼，哼一哼，斬釘截鐵地說：「不成，要是每個人都像你這樣，我不是要開個銀行！」

我感到臉上熱辣辣的，怪不好受，三步兩步的跑下了樓梯。「唉，怎麼辦呢？算了，還要趕回學校開會去呢！」我乘了巴士，匆匆忙忙的就趕回去。

稿費單又躺在我的抽屜裏了。幾次想再跑一趟，但又克制住自己：「算了吧，白貼車錢、時間、還得受氣！」但另一方面，我又老催促自己：期限只剩幾天了，要拿就得趕快。

就在這幾天中的一個陰雨的早晨，我在樓梯轉彎處摔了一跤。「又是那不合度的眼鏡害人！」我嘆了一口氣，總算決定下來了：非爲那廿二塊錢——一副眼鏡——多跑一趟不可了。

這回是下午，我勉強抽了個空，冒着大熱的太陽出發了。「失敗是成功之母」，我一路上安慰自己，還盤算着要到那一家去配眼鏡。

到了報館，我三步兩步就衝到二樓去。我這回是「識途老馬」了。

「啊！」我差點喊了出來。小房間裏又是沒有人！

我又跑到上次的那個女電話員身旁：

「請問，財政……」

「出去了。」她連頭也不抬，手裏拿着針綫好像正在縫一件衣服的扣子。

「大概甚麼時候才會回來？」

「不知道。」仍舊低頭幹她的事。

我在那邊站了半响，遇到周圍射來疑問的眼光，感覺萬分尷尬。結果又是低着頭，紅着臉走下了樓梯。

够了，我實在沒有勇氣再去乞求「布施」了。

我沒有懷恨或生氣我兩次所遇到的任何一個人，我只是爲在這個文化商人所操縱的文化事業而感到悲哀！爲在這個文化沙漠上辛苦耕耘的文化人而悲哀！

現在，那張稿費單早就「過期」而且「作廢」了。模糊不清的近視眼鏡還是成天架在我的鼻樑上。

x

x

x

一九五四年三月廿五日

亞答屋簷下

這裏三間亞答屋就像三角形的三邊，中間圍住了一塊三角形的空地，空地上種了一棵枝葉婆娑的番石榴。現在已經是中午了，狗仔媽蹲在屋簷下洗孩子的尿布，她身旁的一道小溝在烈日蒸晒下發出陣陣臭氣。

屋主婆一拐一拐的從斜對面的亞答屋走過來：

「狗仔媽，乜今日咁晏至洗衫啊？」

「係啊，今日狗仔成朝扭紋，唔得閒洗。」

屋主婆拾起一根較長的樹枝就把泥地上的枯枝乾葉，破紙爛布甚麼的撥在一堆，淋上了少許「火水」，然後就點着了火。垃圾已被太陽晒乾了，這時就畢畢剝剝的燒了起來。一陣白煙彌漫了這塊小小的空地，又散失在周圍的亞答屋間。

「喂，你地呢處做乜嘢啊？」

隨着這大聲的問話，一個婦女從屋後竄了出來！

「噢！原來係你地屋主婆燒垃圾！我估火燭添，真係嚇死我囉。」

「大吉利市，昌嫂，乜你講的咁嘅啊？」

「唉，屋主婆，好話唔好聽，火燭起上嚟……」昌嫂坐在走廊的一個破牛奶箱上，繼續說下去。

「……你又唔怪得我咁驚個過，今朝早我去大伯公廟買送，聽見人講大坑渠個邊，有個女人半夜起身開牛奶個仔食，睇見天邊有幾粒大火球，一路隆隆聲碌過嚟……」

狗仔媽也抬起頭來：

「講又講喇，尋日（昨日）我去新甘榜供會，都聽見人講，話有個佬半夜起身痾尿，睇見天邊有個大火人，雙眼綠色嘅，周身都係火，眼光光咁睇住呢處的亞答屋啫……」

屋主婆用樹枝撥在燃燒的垃圾上，疑信參半地說：

「真嘅？」

昌嫂嘆了一口氣：

「唉，點知真唔真啊？求其（既然）人地咁樣講，我就咁樣聽架啫，人人都話，個擺（上次）芽籠火燭亦都有人睇見呢地古靈精怪嘅嘢，聽見呢地咁嘅風聲真係骨都痺左（形容害怕）啊！」

狗仔媽接下去：

「真係得人怕架，今朝我就睇見底下芭有幾伙人搬屋，聽話要搬落坡底，唉，都係住坡底穩陣

（安全），淨係唔駛驚火，唔知幾安樂咯。」

「話咁易咩？坡底一間房就幾十蚊（元）咯，點有咁本事（本領）啊！」

「就係咁樣至艱難，唔睇吓，狗仔亞爸一個月至話搵個百銀，一家大大細細就七八個人食飯……」

「唉！你地亞叔就算唔咯，一個月頭都定着着有百零銀搵，呢，佢老斗重死（更糟），呢擺（這次）行情唔好，成日冇工開，呢個月就抖（歇）佐十幾日咯，個幾十蚊糧銀，叫我買柴好定買米好呢？唉……」

嘆息之後跟着是沉默。沉默。

屋主婆搖搖頭，打破了這陣沉默：

「今日話見到火人，幾日（明天）又話見到火球，真係前世唔修咯。」

垃圾已燒完了，但還着微煙，屋主婆利用狗仔媽漂過衣服的肥皂水淋在上面，還用樹枝仔仔細細的翻過那濕透了的餘爐，才算放了心，然後一拐一拐的回到自家門前歇息去了。

狗仔媽轉過頭來對昌說：

「我聽見人話皇家（政府）起左好多平價屋喎，唔知點樣至攞得到呢？」

「哼！平價屋，唔駛，係起俾芽籠，燭個的人住嘅！我有個姪女佳係芽籠，個擺火燭乜都燒

到清光，收尾就分到個的（那些）平價屋咯，佢話一個月連埋水喉電燈都要三幾十蚊架，而家（現在）佢又搬番去亞答屋住添，邊度（那裏）打得限（維持得住）啊？呢的淨係講嚟好聽嘅啫。」

「真係啊，人地若係出得幾十蚊租，重駛住亞答屋，整（弄）到火燭咁慘咩。」

「好多人都笑我姪女：『點解你火燭都燒唔怕架？又去住番亞答屋。』唉！有乜好講啊，鬼叫你窮啊，頂硬上喇嗎……」

後面傳來一陣孩子的哭聲，昌嫂霍地站起來。

「蘇蝦仔醒咯，唔知有冇祿落床添……」話未說完，她已匆匆忙忙的在屋後消失了。

剩下狗仔媽獨自在晾衣服，炎熱的空氣凝住了恐懼和不安，關於火球，火人的傳說一家一家的流傳着，它在困苦的歲月中平添了新的焦慮，被生活壓得灣腰的人們，在精神上又增加了一項沉重的負擔。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四日

美 妮

傍晚，我正躺在帆布床上看書，門呀的一聲開了——

我趕忙轉身一看，原來進來的是美妮。

她把手上的書往桌上一放，就坐在桌旁的椅子上。我一骨碌坐起來，心裏真抑制不住高興，好久沒看到美妮了。雖說我們在幾個星期前鬧了一次別扭，大家都生了氣，可是我心裏却著實想念她。

「剛從學校下來？」我看着她沾有紅墨水的手指和帶着乾泥漿的布鞋。

「是的。」

「學校放假了？」

「放假了。」

我們都靜下來，不知該說什麼好。

x

x

x

美妮是去年畢業的，在校裏我比她高一班。畢業後她曾經來跟我商量出路的問題。上外地升學嗎？她爸媽不准。進英校嗎？美妮自己不要。說來說去，就只有找職業一途了。找什麼職業呢？三句不

離本行，我提議她當教師，她自己也同意了。事情一決定下來，她就託我跟她找一個合適的位置。

奔跑了幾天，美妮的職業問題是解決了。我介紹她到老吳的學校去。老吳校裏今年要多開高小五年級，需要多一個教師。他是比我更高班的同學，畢業後結了婚，兩口子就在一個鄉村學校裏教書，生活雖然清苦，但我看了却很羨慕。我建議美妮當教師時，眼前就閃過老吳夫婦的影子。

一切對美妮都很合適。老吳這個校長是不用說的，學校情形也簡單；不過路途遠，美妮得在校裏寄宿才行。這點我是放心的，經我們的解釋後，美妮的父親也同意了。

這是今年一月的事情。臨「上任」的那晚，美妮又到這裏來，我們興高彩烈的談了好久——

她說：

「……我最喜歡孩子，天真活潑的孩子。看他們——胖嘟嘟的小手，紅噴噴的圓臉，帶着兩個小酒窩兒，多惹人愛！小孩子的笑是迷人的，就像早晨的陽光一樣溫暖、明亮！世界上沒了孩子，就沒了光彩，沒了希望。跟孩子們在一起，人自然而然變得更年青、活潑了……」

她的眼睛因為高興而閃着光輝，臉也因為興奮而發紅了。

「從明天起，我就是一個教師了。教師是一項最神聖的職業，教師是千萬孩子靈魂的工程師！我要當一個好的教師，我要深入孩子們的生活，和他們密切地結合起來。我要在他們的心靈中打開一個

新的天地，我要給他們指出光明的前途……想想看吧！經過我的教育，壞的孩子變好了，無知的孩子變得懂事了。甚至有一天，他們還成就了偉大的事業。在他們的成就裏也有我的一份心血，因為我是他們的知識領域裏第一個播種的人……」

美妮沉浸在美麗的幻想中，年青的臉顯得嚴肅而又興奮。

他的話也使我高興，我認識美妮已有兩三年，自問對她有相當的瞭解，但今晚我從她身上發現了一些新的東西，原來她比我所知道的更富於熱情和幻想。

我細細咀嚼她的話，我以為她是能够成爲一個好教師的。首先，她愛孩子，愛教書，其次她熱情、能幹，更有當一個好教師的雄心。

但她這使我興奮的談話以及我一路來對她的好感，都不能模糊我對她的理智的認識。我知道像她這樣狂熱的人是頂容易冷卻的。樂觀是好事，但沒有一定基礎的樂觀却不是真正的樂觀。在我看來，她是一個浮泛的，容易變化的人。我不禁爲她感到担心，而且覺得我的担心不是沒有理由的。

我默默地看着她那豐滿、紅潤，顯着健康良好的臉；看着她那纖細、白嫩、不慣勞動的雙手；還有那一身別人替她洗好、熨好的雪白、光滑的衣裙。我忽然有了這樣的感觸：覺得她好像一株脆弱的小花，然而却驕傲、倔強地立在庭前的小花盆裏……。

美妮第一次下坡就到我這裏來。她告訴我許多有趣的事情：好像她用藤圈的圓頂蚊帳，怎樣使學生感到驚奇，以爲新來的先生是站着睡的啦；又好像一天晚上她半夜起來，發覺手臂上有東西在發亮，更顯出一片光亮，於是嚇得一晚不能睡，第二天問老吳，才知道那是發光蟲啦！再好像有一天刮大風，她發覺屋子在搖，嚇得三步兩步跳出屋外，以爲屋子就要倒啦……又如……總之，多得很，數不清，說不完，城市孩子到鄉下，也像鄉下佬進城一樣儘鬧笑話。

就這樣，這鄉村生活以它的新奇吸引了美妮，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一些新奇、有趣的事物逐漸變得平淡、無味。美妮下坡來的時候越來越顯得沉靜了。

有一天，美妮又來了，我禁不住問她：

「怎樣，鄉村生活過得慣嗎？」

「別的倒沒有什麼，就是太髒。」

「孩子們聽話嗎？」

「唔，還好。」

就是這樣子，談話一直無法展開。坐了一會兒，她就告辭了。美妮向來談鋒很健，尤其對我更是無話不談，她近來的態度很使我感到納悶。

不多幾天，很湊巧的，在街上碰到了老吳，我把他拉到咖啡店去。

「老吳，你覺得美妮怎樣？」我開門見山的問他。

老吳是一個捉狹鬼，故意開我的玩笑：

「怎樣？你當然比我清楚，難道還要我作媒人？」

不過，老吳還不是那種「吊兒浪當」的人，談話很快就上了軌道。他對美妮的意見是：別的倒沒有甚麼，就是太小姐氣！接着，他扼要的說了美妮的情形，他的結論是：她有一般年青人都有的某些優點，但也有現在一般知識份子都有的包袱，她一向都脾氣大、無耐性，近來情緒似乎更不好，有一兩次還發覺她躲在房間裏哭。

「其實嘛，」老吳說：「有事情可以大家商量，有問題可以共同解決，何必藏在心裏自己發悶呢？也許她與我們還不熟，不肯告訴我們，但你可應該好好幫忙她解決呀？是不是？」

我打算跟美妮好好談一談，但她却接連兩個禮拜沒上我那兒去，第三個禮拜天，我到她家裏找她去。

美妮住在一個中等以上的家庭裏，一切洋化設備，她自個兒佔了一個房間，沒事我是不喜歡上這兒來的，這點美妮也知道，並且也諒解我。

美妮剛從學校回家。我坐下來就一本正經的告訴她，說我們得澈底地談一談，有問題不解決不是辦法。我說：

「美妮，你一向來甚麼問題都跟我談，你說過我不但是你的同學、朋友，還是你的哥哥。但現在你有問題却迴避我，難到你現在不信任我了嗎？」

她想了一下子，慢吞吞地說：

「是的，我的確有些煩惱，但我真不知該從何說起。」

「就隨便談談吧！比如說：孩子們的情形，你教學的情形……」

「孩子們都很髒，一天到晚赤着腳，又瘦又黃，個個都像猴子似的，老是吵吵鬧鬧，講粗話、隨地小便、打架、罵架、讀書却笨死了，這種孩子叫人怎喜歡得下？」

她的眼睛憂鬱地望着桌上書架一本塵封的厚冊——「兒童心理學」。

「學校設備壞透了，連教務處也沒有，一共三間課室，是用板壁隔開來的，一間課室分兩班，擠上四五十個骯髒的小傢伙，一節得教兩班的書，人多，秩序亂，隔壁又嘈，上一節課就够你喊得力竭聲嘶了。教唱歌的時候，四班合在一起，足足一百多人，又沒有鋼琴，只用喉嚨來教，學生又笨得出奇，一首歌三個星期也學不會，他們厭倦，我更厭倦。你想這樣下去怎麼成？不到一個學期，我

的嗓子就一定全啞了……」

她停下來，我也沉默着。我下意識的拔着下巴的鬍子，她下意識地撕了一桌的紙屑。

我企圖把她的話歸納起來，但却不能如願。她的片斷的話語飛快的閃過我的腦際……孩子髒，設備壞，嗓子，嗓子……不錯，她的確有一幅比較清亮的嗓子……。

我發覺了我們之間的距離。她討厭髒孩子，而我却正是從「髒」裏混大的。我想到了自己的荒僻、泥濘、遠在百里外的家鄉……我唸小學的時候，除了每天早晨割膠外，課後還得浸在發臭的泥潭裏割漁草、挑豚糞水、飼豬……能够出來這裏唸中學，而且能够唸到畢業，這對於我是偶然中的偶然，幸運中的幸運……

美妮打斷了我的思緒，沈思地說下去：

「我知道，學校教育應該跟家庭教育配合起來，好的教師應該時刻與學生家長保持密切的聯繫。大概在一個月以前，有一天，我進行自己早已計劃好的家庭訪問。我邀了吳太太，一同去訪問班裏一個學生的家庭，一進門我就聞到霉濕的和雞糞的氣味，原來屋子裏除了一半堆了飼料外，還撥了一間房間來養雞！坐下來我更感到一股特殊的臭味，簡直令人作嘔。低頭一看，原來桌下還躺着一隻脫盡了毛的癩皮狗，臭氣就從它流着膿水的身上發出來。」

「吳太太以半主人的身份給我們作了一番介紹。那學生的母親是個中年婦女，很慇懃的倒了咖啡放在桌上，杯口隨即停了蒼蠅。我呆對着那位婦女，半天說不出話，到後來我勉強把來意說明了，按照計劃提出問題時，她却只會眨眼睛，好像一點也不知道我在說什麼似的。你想我多麼尷尬，後來還虧得吳太太幫我解了圍。……臨走時那婦女一直要我喝她的咖啡。天曉得！我看到那些蒼蠅早就毛管直豎了，叫我怎麼喝得下？我可不能拿我的性命來開玩笑啊！這第一次的訪問不但毫無收穫，而且一回想起來，就教人不寒而慄，從此以後，我再不敢作什麼訪問了……」

「蚊子兇，蒼蠅多還不去說它，買東西又困難，兩三天校長才託人買一次菜，你想這樣下去，那裏會够營養？衣服又得自己洗，井水却又黃又濁，非但洗不清潔衣服，而且越洗越髒了……」

我嚴肅地望着美妮，情緒慢慢起了變化。說到這裏，我就打斷了她：

「原來就是這些，這些物質享受的……」

「不！」她迅速地打斷了我，恐怕是因為不願聽我說出更難堪的話。「不止這些，近來他們還在背後議論我：這樣『幼細』的小姐，為什麼要跑到『山頂』上來呢？還有幾個上年紀的，更一致懷疑我的能力：這新來的女教員，究竟教得來嗎？你看，他們既然不信任我，我怎樣教下去？我真想不到，這些人竟是這樣庸俗、粗野、愚昧……」

「够了，」我又打斷了她。「小姐，你眞够清高！」

美妮呆住了，用陌生的眼光審察着我，她對我這句滿含敵意的話感到驚奇！

我已經無法抑制自己的憤怒了。但我在發作之前却還來得及作一番比較冷靜的考慮。

——她愛孩子，但只愛那紅噴噴胖嘟嘟還帶着個小酒窩兒的孩子。她愛當教師，但只愛當她幻想中的教師！她嬌生慣養，不能吃苦。她過份地愛惜自己，却絲毫不顧念別人！她說要深入學生，但實際上却遠離了學生！她的一切生活習慣，思想作風都與他們格格不入，她言行矛盾，她的理論與實踐脫節。她只會建造美麗的空中樓閣，却没有勇氣面對現實，正視艱苦的人生……………。

我開口了，盡力保持平靜：

「美妮，我知道了，小孩子髒、學校設備壞、物質生活差，使你不滿、失望，這種情緒影響了你對孩子們的感情，妨礙了你的工作，也由於這樣，你得不到大家的愛戴和歡迎。結果你苦悶、你煩惱、你彷徨、你矛盾……這就是你的全部問題了。我懇問你：美妮，孩子髒是誰的錯？學校設備壞是誰的錯？物質生活差是誰的錯？你以爲孩子們髒而討厭他們，但我却以爲他們一點也不髒，眞正髒誰的錯？眞正值得憎恨的是那些造成千萬孩子髒，造成千萬學校設備差，促使普遍物質生活低劣的人！」

「美妮，你埋怨學生們不聽話，你竟怪學生家長不體貼你的辛勞，但你也沒有體貼學生，更沒有

體貼學生家長。你要知道：你看不慣他們，他們也同樣的看不慣你，你無論在情緒上、思想上、作風上都遠離了他們，他們自然不會歡迎你。你不檢討自己的錯誤，却把過失一味推在別人身上，你還以為只有你自己是清高的，別人就粗野、庸俗、愚昧……」

她抬起頭望着我，眼裏閃着淚光。我了解她，我知道這不是懺悔的淚，而只是委屈、不服的淚。她大概心裏還在怨恨我說出這些使她「傷心」的話吧？一個意念在我的腦中掠過，我抓住了它，並且不客氣地說出來：

「在平常的、順利的環境裏不容易看出一個人的品質。瞧你平日話說得多响亮，可是在第一個最輕微的考驗前垮了。你，」我頓了一下，「你不過是一朵小花，一朵只配供人玩賞的、植在庭前的小花！」

美妮異常憤恨地看着我，她想不到一向關心、愛護她的人會在這種時候說出這樣使她難堪的話！她咬着嘴唇，不肯哭出來，但眼淚却迅速地沿頰邊流下去。這會兒，我也覺得自己太損害她的自尊心了。

突然，她一轉身，把自己拋在那張彈簧床上，就嚶嚶地哭起來。

見她一哭，我更倔強起來。我覺得我不能向她道歉，不會向她道歉，也不屑向她道歉。哼！我稍

微感到混亂的走出了她的家。

以後，大概美妮是生我的氣了，好幾個星期沒來找我，我也懊悔自己犯了急性病。真不成，沒耐心！心裏不是不明白：這一切不是她自己的錯，她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和生活環境把她塑成了這樣一個人，要幫忙她改過，自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是，我却沈不住氣，不管她受得了受不了，就直接的「摔」了她。我這樣子非但不能幫忙她解決實際上的，思想上的問題，而且會破壞我們的友誼，直到完全決裂而後已，一想到這些，我就感到了後悔……。

X

X

X

不過，這些事情都過去了，現在美妮正坐在我的面前，感到不好意思地低着頭。我覺得內疚，我沒有好好幫助她，我不配當她的好朋友。

「這幾本書還你。」她把帶來的一疊書往我面前一推，「你近來有上書局買書嗎？假期裏我想多看幾本書，你有什麼好書可以借給我嗎？」

「哪，這是『遙遠的愛』，這是『思前想後』，還有這是『園丁與菓樹』，那本是『早春』！這幾本對你很合適，或許還能幫忙你解決一些問題，我早就準備借給你看了，可是左等右等，你却老是不來。」我突然停止了，臉上感到一陣輕微的熱辣辣。

「你那次的一番話使我很難過，很生氣——後來，我反覆把它想了好幾遍……不過，現在——現在我覺得，恐怕你是對的——」

我感到一陣喜悅，這對於我簡直是意外的收穫！

「也因爲這樣，今天我才決定來這裏一趟。」

我呆呆地看着她，高興得說不出話來。她的臉也現出了一絲笑意。

這回我又在她身上發現新的東西了。一些好的品質正在她身上萌芽。當然，這不是我的功勞，這是現實環境給她的教育和啓示。

我沒有過份樂觀，我知道，這只不過是開始，許多困難和考驗還橫在前面，可是我對我們的前途充滿了無比的信心。

我土生土長，沒經歷過春天，可是此刻這希望的季節，光明的季節却融在我的血液裏流遍了全身！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九日

第二輯

散文·隨筆

從咖啡想起

躺下去，久久不能入睡，翻來覆去，才想到了原來是因為剛才喝了一杯咖啡。

咖啡，濃馥的咖啡，從咖啡我就想到了幾個愛喝咖啡的友人。一想起他們，就勾起了我無限的懷念，不盡的深情。……

親愛的朋友們呵！我永遠記得我們相聚的一段日子。我永遠記得你們對我的鼓勵和關心。我將永遠在我心臟的跳動中念着你們光輝的名字。

我曾經被你們責備得痛哭，我也曾經被你們的愛感動得低泣，而最後你們又教育了我不哭！

我曾經在生活的磨鍊中頹喪，我也曾經在生活的考驗中退縮，而最終我又被你們教會了笑着迎接每天的晨光。

感謝，感謝你們！你們在我心裏凝成了一個光芒四射的形象，永遠照耀着我生命的道路。

我在寂寞的時候想到你們，我在受了打擊的時候想到你們，我在要發脾氣的時候想到你們，我在一切困難和錯誤的面前想到你們，而你們也立刻給我以勇氣、信心和動能，於是我又笑了，踏着錯誤，衝破困難，又獨個兒趕着明亮的生命的道路，歌唱着幸福的將來。

現在，你們好嗎？——親愛的愛喝咖啡的友人們。

記住，重逢的時候，我一定泡幾杯濃香甜的滾熱的咖啡給你們喝，讓我們品着咖啡來重溫我們這一段在苦難日子當中考驗過的深厚的友誼。

等着這一天的到來吧！親愛的朋友，可要好好地珍重呵！

一九五三年五月

「燐火」隨筆

我第一次讀「燐火」離開現在已有五、六年了，那是我唸初中一的時候，在課本上讀到的。那時我只覺得它「平凡得很」。

第二次看「燐火」是在二、三年前，那是我整理舊書時無意中翻到的。那時我感到它的「意味深長」。一連看了兩遍，好像是懂了，但又不能貼切的體會它。那時的心情就像小時收到整盒的糖果，而媽媽又不答應我馬上打開它一樣。

日子過去，我慢慢成長起來，「燐火」好像已被我遺忘了。

不久以前的一天晚上，我熄了燈正要就寢時，無意中往窗外望去，看到遠處閃爍着的一點火光，我才倏的又想起了它。

這給了我一點啓示，我想再讀「燐火」一遍，但這本書已不知去向了。以後雖然我再也沒有機會欣賞它一遍，可是「燐火」却在我的心中復燃了。我覺得我的生活經驗有好多是與「燐火」吻合的，這次我是用我的心深刻地體會了它。

x

x

x

瞧，燭火近了，但其實又還遠着呢！幸福的渴望就像遠處的燭火，明顯而又強烈地閃爍着。千萬人的心被燭火所溫暖、所照亮，堅強的信心和熱烈的期望縮短了燭火和我們的距離。近了，近了，但又還遠着呢！

無論在怎樣艱苦、黑暗的日子當中，我都固執地（甚至被認為是迷信地）相信：這樣的一天一定會到來的！

看着前面閃爍着的燭火，我常常忘掉了自己。燭火！我像瘋了一樣地嚮往着它。我的生命裏只有這麼一點火光，也只有這點火光才能照澈了我的生命！

近了，近了，又還遠着呢！但總有一天會達到的！

燭火的燃料是千百萬人的千百萬個希望；千百萬人的心一齊說出：這樣的一天一定會到來的！千百萬人將用狂歡、用顫抖的手，用高興得流着淚的雙眼……去迎接的一天一定會到來的！那時幸福會像和熙的陽光一樣在每個人的身旁，千萬人的歌聲和歡笑會像空氣一樣充滿了整個宇宙！

近了，又還遠着呢！但一定會到達的。艱苦的、難熬的日子一定會成為過去的。用蝸牛般的堅忍和永不熄滅的期望陪伴着我們，用我們全生命的力量趕上去！

近了，又還遠着呢！但一定會達到的！總有一天會真的近了！而這奇蹟似的一天可也真的近了。

生活的水流

放工回家，吃過晚飯，沖完了涼，正想趁這難得的晚上時光，進行學習的時候；一個聲音却在我的耳畔響了：「休息會兒吧！」

辛勞了一天的我，到底抗不住這個聲音的誘惑，終於躺在床上，我把全身肌肉盡量鬆弛下來；「真舒服呀，簡直是一種享受！」我心裏迷迷糊糊地想：「算了，今晚不做事情，痛痛快快睡它一覺吧！」一種平靜的、溫柔的幸福感覺滲透了全身，一切都逐漸模糊，模糊，我立刻就要睡着了……但就在這一秒鐘，這一秒鐘，我却倏的跳起來，坐在寫字桌前了，我扭亮了燈，振奮起精神，案頭上那本閱讀了一半的書馬上被我打開了。

真的，我常常有這種情形，不但肉體上疲乏，有時候精神上也感到疲乏了，這是當我遇到了困難、打擊，當我播下的種子老不見發芽的時候。這時我就像每個脆弱的知識份子一樣心灰意懶了。「算了，你這傻子！別人嘻嘻哈哈，隨隨便便的還不是同樣過日子嗎？」於是我中止了做到一半的工作，放下了筆桿，摘下了眼鏡……但就在這一秒鐘，這一秒鐘，我又立刻拿起筆桿，戴上眼鏡，繼續工作下去了。是怎樣的一種力量支持着我，是甚麼東西把我從因循、怠惰的深淵前拉回來呢？沒有別的，

只是每逢這種時候，我就記起了一段話。一本小說裏的女主人公說的話：「……在生活的水流裏順流而下非常容易，這是一種快樂，船好像在那裏走，可是試試着回過頭吧，你被水頂住，划也划不過來……你只要放縱自己，盡量隨隨便便地過日子，那麼水流就會把你帶走，你就再也划不回來了。這個比方應該一輩子記住，這是最重要的。」

不錯，這是最重要的！——在生活的水流裏划船不能讓「船好像在那裏走」，你得掌握住那船的舵，使它朝着你認定的方向走去，你得管住自己，指揮自己去做你該做的事情。

我常常就感覺到自己是在生活的水流裏划船，我逆流而上，辛苦地與水流掙扎着；除了水流，我周圍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阻力，隨時隨地向我進攻；許多有形無形的大手在扯着我，許多或大或小的聲音在我的耳畔響着：「休息會兒吧！」「何苦呢？」「……」它們沒有別的意圖，就只懇迫使我、誘惑我放棄了努力，像許多人一樣讓自己的船在生活的水流裏隨波逐流的漂去。

我明白，只要我稍微一鬆懈，我就會停下來，那時我的一切努力，一切願望就都會煙消雲散；但我却有一個傻子的雄心——我要自己有一個真正的生命，於是我咬着牙根，擺脫一切糾纏，抗拒四周的誘惑和壓迫，一槳一槳的逆着水流划上去。

划吧！你，堅決持久地，再接再厲地朝着那個光明的方向，偉大的理想！ 一九五五五月廿九日

談童年

童年，這好像是一個很好吃香的主題，許多人都喜歡寫它；而內容呢？幾乎千篇一律，都是用最美麗的詞藻來讚美童年，然後又多方惋惜它的消逝。

童年果真是人生最幸福的時期嗎？童年的消逝果真值得我們黯然神傷嗎？

絕大多數的人以為童年可貴，是因為兒童都是天真、純潔、「無憂無慮」的。兒童的確俱有這些特點，但這些特點實際上却不能把童年渲染得更為幸福、可貴些。

天真是什麼？天真不過是幼稚的代名詞，幼稚的階段是誰都免不了，而又是誰都必須跨過的。我們沒有理由為幼稚階段的消逝而惋惜，也沒有理由為以前的幼稚階段而謳歌。純潔呢？不錯，純潔是一種高貴的品質。但它不是孩子的「專利品」，許多成人也具備這種品質；而且，對於一個成人來說，他的純潔就意味着他對這個黑暗的社會環境進行的不屈的戰鬥，孩子的純潔只決定於他們天真、幼稚和生活環境單純等等客觀原因，而沒有主觀努力的成份，所以它只是平凡的自然現象，並不值得我們讚美。至於「無憂無慮」的生活呢？一個脫離了兒童時期的人，如果還渴望、嚮往着那種吃吃喝玩，風平浪靜的生活的話，那麼，他不是懶漢也是懦夫，他根本還不懂得生活的意義！

生活裏有多少美麗的寶藏！越敢於發掘生活的人，就越會有珍貴的收穫。生活越加艱苦，生活的波濤越加險惡，真正的生活享受也越加豐富、美滿；從折磨、苦難熬出來的那種幸福、那等甘美和那份自豪，又豈是成日夢想過安逸生活的人所能想像於萬一的！

其實，童年不但不是人生最完美的時期，而且是人生最混沌、最黑暗的階段；無知像一張黑幕蓋住了一切，有一天你不復是兒童，你才會發現這世界是多麼廣大，多麼神奇！當你在這世界上發現了那許多美好、壯麗、醜惡、卑鄙的事物，而最後，在真理的光芒照耀下決定了自己一生的路同時，這光明、偉大的片刻又抵得上多少個矇昧、混沌的童年！

是的，我們愛護兒童，重視兒童。這就為的兒童會有一天長大起來，就為的他們是人類的幼苗，他們以後會長成為正直和偉大的人——大概不會有人愛那永遠天真、永遠幼稚、永遠只會吃玩玩過日子的『兒童』吧？

我不相信每個讚美童年的人，都有見過那麼幸福的童年——因為在此時此地，絕大多數兒童的生活已經不但沒有半點幸福氣味，而且是充滿悲慘的了。我也不相信他們自己果真有過那麼光輝燦爛的童年——因為童年時期本來就不可能是特別出色和多彩的。童年之所以在他們的回憶和想像中顯得特別美麗、可愛，就只因為他們對現實不滿，而又沒有勇氣來正視它！

生活在回憶中，靠着自己加意塗上色彩的回憶過日子的人，害怕現實、逃避現實而自我陶醉在美麗幻想中的人，顧影自憐、徒然慨嘆自己假想的幸福生活消逝的人，都是可憐的人！

除了童年，人生的每個時期都是黃金時代，只要它的主人是一個知道怎樣擁抱生活的人。

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

370
351
1960

生活的水流

作者：馬亞

發行：生活出版社

星洲絲絲街九十八B

承印：猛虎印刷廠

星洲林德金律一至三號

一九五五年五月初版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每本叻幣六角正